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禮儀典

第三百九卷目錄

軍禮部彙考一

周禮一則

秦始皇一則

漢總一則 高祖一則

後漢總一則 宣帝中平一則 獻帝建安一則

魏總一則

晉總一則 武帝太康二則 元帝太興一則

宋文帝元嘉一則

南齊總一則

梁武帝天監一則

陳總一則 宣帝大建一則

禮儀典第三百九卷

軍禮部彙考一

周

周制軍旅之事大宗伯大司馬大司寇各帥其屬以董其事

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軍禮同邦國

王昭禹曰先王以賓禮一天下有不帥則軍禮於是乎用 鄭康成曰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軍禮

之別有五

大師之禮用衆也

鄭鏐曰五軍以爲師以師統軍以軍統旅以旅統卒以卒統兩以兩統伍上下相統開鼓進闔金止此大師之禮以用衆故欲其同 楊氏曰先王行師其坐作進退以鼓鐸錙鐃爲之節而不可亂左不攻左右不攻右則刑誅隨之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勇者不敢先怯者不敢後所謂大師之禮用衆以此

大均之禮恤衆也

鄭鏐曰以衣服則均而無等降之殊以飲食則均而無貴賤之別貴而爲將者暑不張蓋賤而爲士者亦宿車下左傳所謂均服振振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此大均之禮也以恤衆固欲其同

大田之禮簡衆也

鄭康成曰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 王昭禹曰春秋振旅夏教茂舍秋教治兵冬教大閱此所以簡其能

小宗伯之職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

鄭鏐曰古者大師則先有事於社與廟然後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不用命戮於社故載社主將以行戮用命賞於祖故載遷廟之主將以行賞小宗伯掌社稷宗廟之禮宜載以行乃言立者蓋社本不在軍因用師始立之立者出於一時之故廟主爲尊載之以行不敢忽也故言奉奉以言其肅欽之至帥有司者蓋帥大祝也大祝職曰大師宜於社造於祖設軍社國將有事於四望及軍歸獻於社則前祝故知此所謂有司爲大祝明矣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鄭司農曰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 鄭鏐曰軍將有事則與祭者主帥奉祭小宗伯以職當立之奉之故當與也小宗伯已與祭於軍中則四望之祭必遺其所屬之有司往行事焉理之宜也戰必禱於神欲氣勢之增倍而四望又山川之尤大者國家所賴以爲阻固是以將戰則禱焉欲其爲兵之捍蔽

肆師之職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

易氏曰師甸者田而後用師者必載社之石主祖之木主示有所受命 鄭鏐曰大甸獵之甸乃四時蒐苗獮狩之田師甸則大用師以對敵之時何以明之以所祭之神知之用師則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此用牲於社宗大戰則類造於上帝封於大神祭兵於山川此有類造封祭之事豈四時之田所宜有耶故知以師甸言社者主也宗者遷廟之主不曰祖曰宗者宗繼祖者也載主而行不在國之常位而祭不可以無位無位則鬼神無所依故爲位然後祭小宗伯于軍旅甸後禱祠爲位則止爲位於肆師之時肆師于用牲以祭時則爲位者蓋所掌者立祀用牲之禮故也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鄭鏐曰上帝至尊不可以瀆因其事類然後告祭故名曰類類者上帝之祭造者祖廟之祭此日類造上帝何也蓋王者出征所至以事類告天故衆言之封者累土增高非山川之大神則無累土爲壇以封崇之禮兵之所在必增高以祭之非頓兵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禮儀典

第三百九卷目錄

軍禮部彙考一

周禮一則

秦始皇一則

漢總一則 高祖一則

後漢總一則 宣帝中平一則 獻帝建安一則

魏總一則

晉總一則 武帝太康二則 元帝太興一則

宋文帝元嘉一則

南齊總一則

梁武帝天監一則

陳總一則 宣帝大建一則

禮儀典第三百九卷

軍禮部彙考一

周

周制軍旅之事大宗伯大司馬大司寇各帥其屬以董其事

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軍禮同邦國

王昭禹曰先王以賓禮一天下有不帥則軍禮於是乎用 鄭康成曰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軍禮

之別有五

大師之禮用衆也

鄭鏐曰五軍以爲師以師統軍以軍統旅以旅統卒以卒統兩以兩統伍上下相統開鼓進開金止此大師之禮以用衆故欲其同 楊氏曰先王行師其坐作進退以鼓鐸錙鐃爲之節而不可亂左不攻左右不攻右則刑誅隨之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勇者不敢先怯者不敢後所謂大師之禮用衆以此

大均之禮恤衆也

鄭鏐曰以衣服則均而無等降之殊以飲食則均而無貴賤之別貴而爲將者暑不張蓋賤而爲士者亦宿車下左傳所謂均服振振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此大均之禮也以恤衆固欲其同

大田之禮簡衆也

鄭康成曰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 王昭禹曰春秋振旅夏教茂舍秋教治兵冬教大閱此所以簡其能

小宗伯之職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

鄭鏐曰古者大師則先有事於社與廟然後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不用命戮於社故載社主將以行戮用命賞於祖故載遷廟之主將以行賞小宗伯掌社稷宗廟之禮宜載以行乃言立者蓋社本不在軍因用師始立之立者出於一時之故廟主爲尊載之以行不敢忽也故言奉奉以言其肅欽之至帥有司者蓋帥大祝也大祝職曰大師宜於社造於祖設軍社國將有事於四望及軍歸獻於社則前祝知此所謂有司爲大祝明矣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鄭司農曰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 鄭鏐曰軍將有事則與祭者主帥奉祭小宗伯以職當立之奉之故當與也小宗伯已與祭於軍中則四望之祭必遺其所屬之有司往行事焉理之宜也戰必禱於神欲氣勢之增倍而四望又山川之尤大者國家所賴以爲阻固是以將戰則禱焉欲其爲兵之捍蔽

肆師之職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

易氏曰師甸者田而後用師者必載社之石主祖之木主示有所受命 鄭鏐曰大甸獵之甸乃四時蒐苗獮狩之田師甸則大用師以對敵之時何以明之以所祭之神知之用師則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此用牲於社宗大戰則類造於上帝封於大神祭兵於山川此有類造封祭之事豈四時之田所宜有耶故知以師甸言社者主也宗者遷廟之主不曰祖曰宗者宗繼祖者也載主而行不在國之常位而祭不可以無位無位則鬼神無所依故爲位然後祭小宗伯于軍旅甸後禱祠爲位則止爲位於肆師之時肆師于用牲以祭時則爲位者蓋所掌者立祀用牲之禮故也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鄭鏐曰上帝至尊不可以瀆因其事類然後告祭故名曰類類者上帝之祭造者祖廟之祭此日類造上帝何也蓋王者出征所至以事類告天故衆言之封者累土增高非山川之大神則無累土爲壇以封崇之禮兵之所在必增高以祭之非頓兵

之山川則無類禱之祭兵之所在則宜有祭凡此三者非常祭故皆爲之位蓋肆師主立國祀之禮耳

凡師不功則助率主車

鄭鏐曰戰所以全宗社不功而失乎主車是失宗社肆師掌爲位以祭宗社爲職大司馬于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肆師爲大司馬之助而已 李嘉會曰率主車亦所以安神靈也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

鄭康成曰貉師祭也于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 陳氏曰其神蚩尤也黃帝與蚩尤戰于阪泉軍法之興始于此故後世祭之詩云是類是禱記曰禱于所征之地禱與貉一也貉之祭蓋使司馬爲之而立表于神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師甸焉古者將卜則祭先卜將用馬則祭馬祖將用火則祭燧是則將師田而禱祭者不特爲禱而已

彌之日泄卜來歲之戒

鄭康成曰秋田爲彌始習兵戒不虞也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

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鄭鏐曰半圭曰璋長七寸琢爲齒牙之形取牙齒之剛利能噬齧兵之象故執以起軍旅若屯兵于外守要害之地有不率紀律者執此以治之 李嘉會曰牙璋則軍旅之大者用之中璋則軍旅之小者用之

大司樂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鄭鏐曰王師大獻令奏愷樂則王親征之師故大司樂令之軍大獻教愷歌遣將出軍而歸故樂師教之又倡之異尊卑 李嘉會曰愷歌于堂上愷樂作于堂下二者相應愷歌在前樂師倡之

大師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鄭康成曰大師大起軍師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

大祝大祝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鄭鏐曰大師必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故有宜社造祖之祭祭社曰宜蓋以事宜而祭之非春秋之所報祭祖曰進蓋特造至而祭之非四時之常享此二者國內之禮及軍之所在必設軍中之社于其地以事類而告上帝此二者國外之禮小宗伯所謂帥有司而立軍社謂此也國有事于四望則將戰地之四望與夫軍有功歸而獻于社凡此二事大祝處前告神故曰前祝 王昭禹曰大祝前祝視

小祝大師掌釁祈祝視

王昭禹曰蓋軍行殺牲以血釁鼓以禦妖釁求其所斷焉故謂之釁祈小祝則號致焉而後祝 鄭鏐曰祓社釁鼓以除去不祥祈軍有功大祝掌宜社造祖之事小祝掌其釁祈之祝號 王氏曰大師掌釁祈祝視則左傳所謂軍行祓社釁鼓祝奉

以從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杜氏曰貉讀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禱貉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詩曰是類是禱爾雅曰師祭也 鄭康成曰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禱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 劉執中曰田以習兵教以戰陣而後乃田故亦禱焉 鄭鏐曰肆師掌爲位甸祝掌其祝號而已

舍奠于祖廟廟亦如之

鄭康成曰舍讀爲釋舍奠者告將時田若將征伐

鄭鏐曰將出田必行舍奠之禮以告于廟乃載遷廟之主以行其載以祖爲主故舍奠于祖廟廟則但祭而不載言亦如之謂其舍奠也

車僕凡師共革車各以其卒

王昭禹曰凡師共革車則師之所用者其車皆以革鞅之 鄭鏐曰革車亦各有革所以爲不可敗之策

司常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

王氏曰置者植之弊者仆之 鄭鏐曰軍旅之事用旌旗以指麾則軍建之始焉置之以致民使來終焉弊之以誅後至皆司常所掌也

夏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鄭鏐曰諸侯有罪輕重不一至用兵以誅討之必聲其罪

負固不服則侵之

鄭康成曰負猶恃也固險可依以爲固也不服不事大也

中春教振旅

鄭康成曰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于農王昭禹曰振如振領之振振而整之也方其出則治之以行陳之事均服同食以一衆心無暇整其儀飾及其入焉明尊卑辨貴賤此所以整之也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王昭禹曰田獵所習無非軍事故平列陳如戰之陣平者高下如一之謂

辨鼓鐸鐃鈸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鐃公司馬執鐃

賈氏曰春夏秋各教其一必春辨鼓鐸者 鄭鈔曰春陽用事雷始出地于卦爲震而輶人冒鼓必以啓蟄之日教以此時從其類也 黃氏曰有節制而後能勝金鼓所以節制也故于教振旅辨之王雖親征六卿分將元帥居中甘誓常武城濮陳有古法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賈氏曰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大閱具言于此略說 黃氏曰鄉民自爲六軍以衛天子出則從其教之也不惟四時田獵坐作進退鼓鐸旗物而仁義禮樂之訓行焉故三代之兵皆士也所謂干城腹心非虛語也大司徒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教其所治民比閭族黨州鄉一用鄉法教之三代教兵必如此而後可用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

社

王昭禹曰攻闢而冒矢石人情之所不欲馳騁而逐禽獸人情之所同欲以情之所不欲者寓于所同欲之間此人情樂爲之用而四時教戰所以皆寓于田

中夏教茆舍如振旅之陳

鄭鈔曰詩曰召伯所茆又左傳言晉大夫茆舍從之凡言茆者皆草舍也教茆舍者教以草止之法軍行而草止未有營壘之所草止之地防患尤嚴防患之道夜事尤急教之無素則是以衆予敵矣教茆舍獨於中夏以月令考之孟春草木萌動季春生氣方盛惟夏之時生於春者至是益長長於春者至是益茂茆屯其中思生不虞又况莫夜之時

羣吏撰車徒讀書契

賈氏曰羣吏謂軍將至伍長各有部分皆選擇其甲士步卒之等 鄭鈔曰晝而戰目足以相識至於夜則惟以耳相聞苟不辨其號名則無以爲別故命羣吏各撰述其車徒之數以知多寡之目又讀誦其書契之文以辨名號之用

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

黃氏曰號名爲夜事今軍夜有號康成以爲微識披之以備死事夫微識綴於膊上夜事將何以辨 鄭鈔曰帥爲六軍之帥公邑閒田謂之縣小都謂之鄙大夫謂之家鄉謂之六鄉野六遂也或以門或以號或以邑或以各以其名皆有一定之稱爲主

將者名號若此爲卒伍者從而稱之耳聞而心知心存而意屬莫夜之間亦識所從矣帥以門名蓋門者人之所由以出入帥者人所由以進退取象猶門也縣與鄙一爲天子之吏一爲公卿王子弟故各以其名所以別異其爲某縣某鄙之人大夫用號者則爲美稱也鄭謂公卿大夫其身任朝其臣在采地若公山弗擾之類是以家號爲名也六鄉有六州長鄉之軍法至州而成故以其州之名名之言某州之師也六遂於鄉長言邑中之政於里宰言掌比其邑之衆寡於遂大夫言凡爲邑者此六遂爲邑之證也故言某邑之師

其他皆如振旅 王昭禹曰若平列陳與夫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皆然 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酌 王昭禹曰夏田以車爲主以物生於春長於夏以車馳逐而取之其利密於春之用火矣以東山之詩攷之其言曰敦彼獨宿亦在車下則茆舍夜事宜用車矣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 王昭禹曰旗物以作戰也故於教治兵辨旗物之用

中冬教大閱 鄭鈔曰春秋凡書大蒐大事大閱皆謂事之九大也左氏爲之說曰大閱簡車徒也以大司馬觀之

春教以饒鼓夏教以號名秋教以旗物至冬農隙則合三時所教者大習之故名曰大閱吳止簡車徒而已

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法

鄭鐸曰戰必有法法不脩則廢未閱之前先戒之使脩其法如鄉師四時之田前期簡鼓鐸旗物脩其卒伍之類是也戰法既脩然後合衆庶以出田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

李嘉會曰必爲表者爲進退先後之節百步則一宜若不足以容六軍自後而前至此百步而止若後之人不在百步之內亦何害也然百步止于六十步者後有驟趨不可遠也鄭鐸曰遇敵之地不一則教戰之法亦宜不一王者之兵以正取勝故教之之法亦不出乎正而已

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鐸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詠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

李嘉會曰四表止于二百五十步坐作進退步行趨驟爲力不勞軌範易習民之左右顧瞻皆其鄉黨鄰里自然情親勢一敵不可乘此古人結陳堅固也

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

鄭康成曰羣吏諸軍帥也陳前南面鄉表也易氏曰衆庶已集命之皆坐于在南之一表羣吏聽誓則自軍帥而下皆南面向表誓于陳前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擺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

易氏曰中軍以鼙令鼓則旅帥執鼙者也以旅帥居卒伍軍帥之中故曰中軍鼓人皆三鼓則軍將之執鼙者也司馬振鐸則兩司馬之執鐸者也鼓行鳴鐸則公司馬之執鐸者也當是時旅帥以鼙令鼓故軍將三鼓而作之兩司馬振鐸以通之可以作矣故羣吏作旗車徒皆作既作矣軍將又鼓以行之公司馬又以鐸而節之可以行矣故車徒皆行及表乃止既止矣軍三鼓以警之兩司馬擺鐸以止之可以止矣故羣吏弊旗車徒皆坐此謂自南表以至向北之二表所以象武始而北出觀兵于盟津之時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鄭康成曰趨者赴敵尚疾之漸春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

易氏曰于是軍將又鼓以作之則車爲之馳徒爲之走言馳與走則士卒赴敵之心尤勇于車驟徒趨者矣然亦不可無以節之由是及表乃止則教習已備而無事于坐作之節但止之而已此謂自三表以至向北之四表所以象三成而南克殷有餘力功成而反者也

鼓戒三關車三發徒三刺

鄭康成曰鼓戒戒攻敵王昭禹曰鼓聲止謂之

闕易氏曰至此則鼓已三關車已三發徒已三刺於此皆戒焉

乃鼓退鳴鐸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鄭康成曰鐸所以止鼓車退卒長鳴鐸以和衆鼓人爲止之也

遂以符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

賈氏曰六軍分三軍各處東西爲左右各一門

鄭鐸曰軍中用轅以爲門此乃用旌爲和門何也以車爲藩則仰轅以爲門蓋軍行偶有所止則然也設爲和門者田而教戰欲使衆心之和一也

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

黃氏曰大抵兵分合爲難分合有奇正而以野之險易制其宜然則一車三十人定法也增減進退其法默存乎其間鄭居前之說未必盡然

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

王昭禹曰既陳則行列正矣然後可田焉故設驅逆之車者田僕也校人則帥之而已故校人曰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則將田矣于是禱祭焉故有司表貉于陳前即甸祝掌表貉之祝號是也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送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

易氏曰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如習戰之時則師田之法一焉

鄭康成曰至所弊之處田所當于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克勝而喜也疾雷擊鼓曰駮譟謹也書曰前師乃鼓譟亦謂喜也

徙乃弊致禽餼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鄭鏐曰此戰勝而歸獻捷于廟社之意也郊言餼獸悉言獻禽豈用大于郊而用小於廟社而言之則禽獸有大小之殊合而言之獸亦可謂之禽也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易氏曰及者繼事之辭未有師也謂時田以習戰以爲用師之備而已王昭禹曰及師大合軍謂命將或王親征之時鄭鏐曰大合軍旅非以肆暴也以行禁令所以申明乎九法也以救無辜所以明王者之仁也以伐有罪所以明王者之義也若大師則掌其戒令范大士帥執事蒞壇主及軍器易氏曰若有強梗弗率者負固弗服者與夫侵犯王略而自干天誅者天子于是親帥六師方伯連帥從焉謂之大師大司馬掌其戒令則方伯連帥以至軍將帥莫不受戒令焉鄭鏐曰或謂用師則大司馬爲大將固當掌號令以指麾六軍此言若大師則掌其戒令者蓋此乃王親出征之時也王自出軍則王自將號令于王大司馬惟掌戒令則專治六師之法而已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黃氏曰致于王也故建大常比軍衆謂各以其黨相聯合也鄭謂鄉師致民于司馬非鄉師致六鄉之民于司徒此當有邦國都鄙甸稍之民稍人受

法于縣師作其同徒輦輦帥而至者賈氏曰司馬而用王之大常者以上文大師王親御六軍故司馬用王之大常致衆若王不親則司馬自用大旗致之

及戰巡陳職事而賞罰

易氏曰及其成陳而戰也巡其陳之隊伍疎數與夫車徒旗鼓之出入莫不眡之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鄭康成曰功勝也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爲將威也鄭鏐曰軍行必聽同律而鉞者大將所執也有功則執律者示師出以律而取勝也陽六爲律左陽也故左執之鉞所以主殺陰也右亦陰也故右秉之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鄭司農曰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故秦敗于般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鄭康成曰奉猶送也送主歸于廟與社鄭鏐曰奉主車以歸肆師助牽之故肆師云師不功則助牽主車黃氏曰司馬教戰有功無功皆其任也執律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先王有其事而無其心厭而奉主車先王有其禮而無其事

王弼勞士庶子則相

鄭康成曰師敗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勞其傷者則相王之禮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庶士鄭鏐曰士庶子宿衛王宮者也王親征則從王在軍而屬司馬有死者王親弔之司馬相其弔勞之禮以其在軍故也

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鄭鏐曰營軍之壘舍非徒欲廣狹足以相容又以社主爲重所居之處欲其不褻環人掌致師

王昭禹曰兵法曰善戰致人而不致于人夫我衆兵無動而致敵使來以逸待勞宜勝之矣揚軍旅

鄭鏐曰有不服之國已圍其邑不宜揚王國之威武以降之必至于多殺其人民此皆環人之職降圍邑

鄭康成曰圍邑欲降者受而降之挈壺氏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櫟

鄭康成曰擊櫟兩木相敲行夜時也諸子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

李氏曰王者之師非直與之閭里又取諸世族彼以父祖富貴之相承宜有報上之心而況德行道義之素習孰不知忠孝之美任之以金革則與干賞蹈利庸徒鬻賣者有間矣旅賁氏軍旅則介而趨

王氏曰旅賁則王衛之尤親者王吉服則亦吉服王凶服則亦凶服王戎服則亦戎服亦與王同其憂樂也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鄭鏐曰物色也各辨其物色使以類相從等者所制之長短小大鄭康成曰等謂功沽上下各辨其等使與人相宜也辨之有素以待有軍事則頒

之

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

鄭鑄曰司兵授之以兵則從司馬之法多乎其數則闕國之守備寡乎其數則乏軍之用器軍之行也從其法而頒之及其還也受其所輸亦當如始者所頒之法苟有亡矢遺鏃之事亦如之矣康成謂用兵者出給守衛之兵亦司馬之所統治故亦從其法而頒之

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鄭鑄曰軍旅之車上必建五兵出先刃入後刃也會同王乘車則亦建焉皆以示威也

司戈盾軍旅會同授戰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

劉執中曰旅賁夾王車左右而虎士趨王車後先舍則守王閑則受與戈盾戒備之尤急者也非其有屏蔽之用乎

司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

鄭鑄曰師役用兵之時會同行禮之時事異禮異故各以其所當用之物而頒之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

黃氏曰掌戎車之兵革使蓋戰事也戰重戎右專使事也鄭引左氏萊駒斬囚事其小者耳

戎僕掌馭戎車

鄭康成曰戎車革路也 鄭鑄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與紂戰於牧野王自將則乘戎路戎僕爲之馭

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

鄭鑄曰正其所衣之服以戎事之服異乎乘車之服乘車之服主于文而戎事以武爲主則皆服皮弁國容不可以入軍容當一以戎衣從事不可以不正也

犯載如王路之儀

王昭禹曰王以兵出故有犯載之儀田路不言犯載則以戎路見之

掌凡戎車之儀

易氏曰上文言馭戎車則王之革路此言凡戎車則衆之兵車也武王戎車三百兩其進退之節不愆于六步七步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則戎車之儀可知至大司馬於蒐田之時亦有所謂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戎僕所以掌其儀者此也

秋官大司寇之職大軍旅蒞戮于社

鄭康成曰社謂社主在軍者 鄭司農曰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小司寇之職小師蒞戮

鄭康成曰小師王不自出之師 王昭禹曰大司寇大軍旅蒞戮故小司寇小師蒞戮

士師之職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

鄭鑄曰用兵然後有誓誓者折之以言使斷然必信湯誓泰誓作於用兵之時是也 王昭禹曰誓之所用非特軍旅也而軍旅爲主祭祀田役之類皆有誓也

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

鄭鑄曰王師所過而敢有阻遏或所須而有不從令者軍中之禁而輒敢干犯則不循軍法之人也安可不戮耶晉魏絳將與狄人戰于太原荀息之嬖人不肯即卒則斬之維澤之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正謂是也 易氏曰帥其屬而行其戮所以正軍旅之法凡此皆以刑官之士師任其職重其事也

誅士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賈氏曰大事者自是在國征伐之等聚衆庶非諸侯之事則誅士讀其誓命之辭及五禁之法

野廬氏邦之有大師則令掃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鄭鑄曰國大用師道路之行欲無荒穢不祥之事苟于是時不當行而行不當作而作失蚤晚之時非所當衣而衣之非所當操而操之非其物而有異常之狀皆爲人之爲寇盜者也微伺而幾察之以防變也周之制于田野之道十里之遠設官以治其廬舍禁止姦盜如此之嚴則道不拾遺豈不宜哉後世十里有亭亭必有長其法亦出于此

司烜氏軍旅修火禁

鄭鑄曰衆之所聚器甲資糧勝敗所係則大禁不可不謹也

衛牧氏軍旅田役令衛牧

鄭康成曰爲其言語以相誤 王昭禹曰軍旅田役大衆所聚惡譁而喜靜故令衛牧大祭祀止于令禁無譁者承祭祀者不若軍旅田役之衆

伊者氏車旅授有爵者杖

黃氏曰有爵者皆有統率在軍見王見帥宜當執杖今三衛兵官常朝亦執杖也 鄭鐸曰軍中以斧鉞為威將帥所執爾若有爵者在其中既非仗鉞之將又匪將校之列宜有以表異之故授以杖見其爵位之尊

秦

秦并天下罷講武之禮為角觝

按文獻通考秦始皇既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聚天下兵器于咸陽鑄為鍾鐻講武之禮罷為角觝

漢

漢制設南北軍置材官于郡國

按杜佑通典漢與設南北軍之備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強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轉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郊禮畢斬牲于東門以為薦廟肆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每十月都課試金革騎士各有員數如有寇警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孝文納晁錯之策以為軍之勝負定于內有事則可以應于外頗祖周司馬法齊寄政之制徙人于邊以起軍伍元帝用貢禹議始罷角觝戲

高祖元年帝齋戒設壇場拜韓信為大將軍

按漢書高祖本紀元年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歎詭思東歸韓信為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追還之因薦于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于是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按杜佑通典漢高帝初為漢王都漢中將還定三秦

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韓信為大將軍部署諸將東出陳倉收秦地

後漢

後漢以立秋日郊禮畢始講武事

按後漢書禮儀志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麋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驅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齋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肆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龜劉兵官皆肆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按杜佑通典兵官後漢立秋之日皆肆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已下陣雒陽街乘輿到公卿已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

靈帝中平五年冬十月甲子帝自稱無上將軍耀兵于平樂觀

按後漢書靈帝本紀云云

按杜佑通典中平五年以天下黃巾賊起大發四方兵講武耀兵于平樂觀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

武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議大夫夏年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凡八人皆統于碩起大壇上十二重五

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五采華蓋高九丈列步騎兵士數萬人結營為陣天子親出臨軍駐

大華蓋下大將軍何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還

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冬閱兵曹操親執金鼓以令進

退

按後漢書獻帝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注魏書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曹公親耕藉田有司奏四時講武于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也

按杜佑通典建安二十一年閱兵魏王曹操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延康元年秋閱兵于郊

按後漢書獻帝本紀不載 按杜佑通典延康元年曹丕嗣魏王其年秋閱兵于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執金鼓之節

魏

魏制遣將符節郎授節推轂

按杜佑通典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跪而推轂

晉

晉制臨軒遣將尚書授節鉞跪而推轂

按晉書禮志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于朝堂其後荀顗等所定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依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武帝太康四年十二月庚午大閱于宣武觀

按晉書武帝本紀云云

太康六年十二月甲申大閱于宣武觀旬日而罷 按晉書武帝本紀云云 按禮志太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觀大閱衆軍

然不自令進退也

元帝大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作
屬羽仗

按晉書元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成帝咸和元年十一月壬子大閱于南郊

按晉書成帝本紀云云 按禮志成帝咸和中詔內
外諸軍戲兵于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闕場自後藩
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無事焉

宋

文帝元嘉二十五年詔講武事大蒐于宣武場

按宋書文帝本紀元嘉二十五年二月庚寅詔曰安
不忘虞經世之所同治兵教戰有國之恒典故服訓
明恥然後少長知禁項戎政雖修而號令未審今宣
武場始成便可冠日大習衆軍當因校獵肄講武事
閏月己酉大蒐于宣武場三月庚辰車駕校獵 按
禮志太祖在位依故事肄習衆軍兼用漢魏之禮其
後以時講武于宣武堂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
于宣武場主曹奉詔列奏申攝克日校獵百官備辦
設行宮殿便坐武帳于幕府山南岡設王公百官便
坐慢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獲旗以表
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
人配獲車備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武
冠者脫冠者上纓二品以上擁刀備乘麾幡三品以
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一日遣屯布圍領軍
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一人督左甄大司馬一人居
中董正諸軍悉受節度殿中郎率護軍部曲在司馬
之後尚書僕射都官尚書五兵尚書左右丞都官諸

曹郎都令史都官諸曹令史幹蘭臺治書侍御史令
史諸曹令史幹督攝糾司校獵非違至日會于宣武
場列爲重圍設留守填街位于雲龍門外內官道南
以西爲上設從官位于雲龍門內大官階北小官街
南以西爲上設先置官位于行止車門外內官道西
外官道東以北爲上設先置官還位于廣莫門外道
之東西以南爲上校獵日平日正直侍中嚴上水一
刻奏撻一鼓爲一嚴上水二刻奏撻二鼓爲再嚴殿
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爲小駕兩薄百
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應還省者還
省留守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
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撻三鼓爲三嚴上水四刻奏外
辦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劍履
進夾上閣正直侍郎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中書之
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中
負璽陪乘不帶劍殿中侍御史督攝黃麾以內次直
侍中大直黃門侍郎護駕在前又次直侍中佩信璽
行璽典正直黃門侍郎從護駕在後不鳴鼓角不得
誼譁以次引出警蹕如常儀車駕出騶驥障者再拜
皇太子入守車駕將至威儀倡引先置前部從官就
位再拜車駕至行殿前同轡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
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皇帝降輦登御
坐侍臣升殿直衛執戟虎賁毛頭文衣騎馬以次列
階正直侍中奏解嚴最先置從駕百官還便坐慢省帝
若躬親射禽變御戎服內外從官以及虎賁悉變服
如校獵儀執戟抽鞘以備武衛黃麾內外從入圍裏
列置部曲廣張甄圍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周圍會

督甄令史奔騎號法施令春禽懷孕蒐而不射鳥獸
之肉不登于俎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
不射甄會大司馬鳴鼓燧圍衆軍鼓譟警角至武場
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殿中郎
率護軍部曲入次北旌門內之右皇帝從南旌門入
射禽謁者以獲車收載還陳于獲旗北王公以下以
次射禽各送詣獲旗付收禽主者事畢大司馬鳴
鼓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充庖廚
列官統曹正廚置尊酒俎肉于中遂以犒亭校獵衆
軍至肅正直侍中量宜奏嚴從官還著朱服級戟復
鞘再嚴先置官先還三嚴後二刻正直侍中奏外辦
皇帝著黑介幘單衣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
門侍郎軍校進夾御坐正直侍中跪奏還宮次直侍
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登輦還衛從如
常儀大司馬鳴鼓散屯以次就舍車駕將至威儀唱
引留守填街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殿前
同轡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
侍中俛伏起乘輿降入正直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
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從至閣亦如常儀正直
侍中奏解嚴內外百官拜表問訊如常儀訖罷

南齊

南齊有馬射之制

按南齊書禮志九月九日馬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
武習射像漢立秋之禮

梁

武帝天監 年議定軍禮

按梁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隋書禮儀志古者天子

征伐則宜於社造於祖類於上帝還亦以牲徧告梁天監初陸璉議定軍禮遵其制帝曰宜者請征討之宜造者稟謀於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敢自專陳幣承命可也璉不能對嚴植之又爭之於是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陳

陳制春秋講武依宋元嘉禮

按隋書禮儀志古者三年練兵入而振旅至於春秋蒐獮亦以講其事焉梁陳時依宋元嘉二十五年蒐宣武場其法置行軍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王公百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右領軍將軍督右左領軍將軍督左大司馬董正諸軍獵日侍中三奏一奏搥一鼓爲嚴三嚴訖引仗爲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衫幘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享勞比校多少戮一人以懲亂法會畢還宮
宣帝大建八年以凱旋大會文武
按陳書宣帝本紀大建八年夏四月甲寅詔曰元戎凱旋羣師振旅旌功策實宜有饗宴今月十七日可幸樂遊苑設絲竹之樂大會文武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禮儀典

第三百十卷目錄

軍禮部彙考二

北魏總一則 明元帝永興一則 大武帝神
北齊總一則 文成帝和平一則
北周總一則 明帝武成一則 武帝保定一則
隋總一則 高祖開皇三則 煬帝大業二則
唐總一則 高祖武德二則 太宗貞觀二則
高宗永徽一則 顯慶二則 中宗嗣聖一則
元宗開元二則 文宗太和一則

禮儀典第三百十卷

軍禮部彙考二

北魏

北魏始制露布之禮

按隋書禮儀志後魏每攻戰赴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竿上名為露布其後相因施行

明元帝永興五年大閱畿內男子部署將帥躬自校覽並行獵劉禮

按北魏書明元帝本紀永興五年春正月己巳大閱畿內男子十二以上悉集庚寅大閱於東郊部署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為前軍衆三萬陽平王熙等十二將各一萬騎帝臨白登躬自校覽焉

按杜佑通典永興五年以九月十月之交親行獵劉之禮

太武帝神龜二年冬十月振旅凱旋於京師告於宗廟

按北魏書太武帝本紀云云 按禮志神龜二年帝將征蠕蠕省郊祀儀四月以小駕祭天神畢遂親戎

大捷而還歸格于祖廟徧告羣神

文成帝和平三年制戰陣法耀兵示武

按北魏書文成帝本紀和平三年十月有二月乙卯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饗耀兵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按禮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歲除大饗之禮遂耀兵示武更為制令步兵陳于南騎士陳于北各擊鐘鼓以為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黃黑別為部隊稍稍矛戟相次周回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為函箱角鋒四門之陣凡十餘法跪起前却莫不應節陣畢南北二軍皆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騎將六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為盛觀自後踵以為常

北齊

北齊制皇帝親征及命將春蒐大射之禮

按隋書禮儀志後齊天子親征纂嚴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奏更衣乃入冠武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訖擇日備法駕乘木輅以造于廟載還廟主於齋車以俟行次宜於社有司以毛血饗軍鼓載帝社石主於車以俟行次擇日陳六軍備大駕類於上帝次擇日祈后土神州岳鎮海濱源川等乃為坎盟督將列牲於坎南北首有司坎前讀盟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徧授大將乃寘於坎又飲血飲徧又以真坎禮畢埋牲及盟書又卜日建牙旗於壇祭以大牢及所過名山大川使有司致祭將居戰所卜剛日備元牲列軍容設樂於辰地為壇而禱祭大司馬奠天有司奠毛血樂奏大灌之音禮畢徹牲柴燎戰前一日皇帝禱祖司空禱社戰勝則各報以太牢又以太

牢實用命戰於祖引功臣入旌門即神庭而授版焉

又罰不用命於社即神庭行戮訖振旅而還格廟詣社訖擇日行飲至禮文物充庭有司執簡紀年號月朔陳六師凱入格廟之事飲至策勳之美因述其功不替賞典焉 命將出征則太上詣太廟灼龜龜授鼓旗於廟皇帝親法駕服袞冕至廟拜於太祖徧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鉞授柯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操斧授柯曰從此下至泉將軍制之將軍既受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臣既受命有鼓旗斧鉞之威願無一言之命於臣帝曰苟利社稷將軍裁之將軍就車載斧鉞而出皇帝推轂度闕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又後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萊野為場為二軍進止之節又別壇於北場與駕停觀遂命將簡士教衆為戰陣之法凡為陣少者在長者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鉞鼓刀楯為前行戰士次之禦者次之弓箭為後行將帥先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麾之蹤發起之意旗臥則跪教士耳使習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止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便戰鬪之備教士足使習跪及行列險峻之塗前五日皆請兵嚴於場所依方色建旗為和門都壇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應講武者各集於其軍戒鼓一通軍士皆嚴備二通將士貫甲三通步軍各為直陣以相俟大將各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陳小駕薄薄皇帝武弁乘輦輅大司馬介冑乘奉引入行殿百司陪列位定二軍迭為客主先舉為客後舉為主從五

行相勝法爲陣以應之 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蒐前一日命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乘木轎詣行宮將親禽服戎服鉞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吏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衆軍鼓譟鳴角至期處而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入親射禽謂者以獲車收禽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已下以大射禽皆送旗下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中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天子還行宮命有司每禽擇取三十一日乾豆二日賓客三日充君之庖其餘即於園下量犒將士禮畢改服鉞者輅刀而還夏苗秋獮冬狩禮皆同 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射所升堂即座皇太子及羣官坐定登歌進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衣以出驂騶令進御馬有司進弓矢帝射訖還御座射懸侯又畢羣官乃射五埒一品二品三十發

一發調馬十發射下十發射上三發射摩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

三品二十五發

一發調馬五發射下十發射摩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

四品二十發

一發調馬五發射下八發射上二發射摩二發射帖二發射獸頭

五品十五發

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二發射摩二發射帖一發射獸頭

侍官御仗已上十發

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

季秋大射皇帝備大駕常服御七寶輦射七埒正三品已上第一埒一品五十發

一發調馬十五發射下二十五發射上三發射摩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

二品四十六發

一發調馬十五發射下二十二發射上二發射摩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

從三品四品第二埒三品四十二發

一發調馬十二發射下二十二發射上二發射摩二發射帖三發射獸頭

四品三十七發

一發調馬十二發射下十九發射上一發射摩二發射帖三發射獸頭

五品第三埒三十二發

一發調馬九發射下十七發射上一發射摩二發射帖二發射獸頭

六品第四埒二十七發

一發調馬八發射下十六發射上一發射摩一發射帖

七品第五埒二十一發

一發調馬六發射下十二發射上一發射摩一發射帖

八品第六埒十六發

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九發射上一發射摩一發射帖

九品第七埒十發

一發調馬三發射下四發射上一發射摩一發射帖

大射置大將太尉公爲之射司馬各一人錄事二人七埒各置埒將射正參軍各一人埒士四人威儀一人乘白馬以導的別參軍一人懸侯下府參軍一人又各置令史埒士等員以司其事

武成帝河清 年定講武禮

按北齊書武成帝本紀不載 按隋書禮儀志河清中定令每歲十二月半後講武至晦遂除二軍兵馬右入千秋門左入萬歲門並至永巷南下至昭陽殿北二軍交一軍從西上閣一軍從東上閣並從端門南出閭闔門前橋南戲射並訖送至城南郭外罷

北周

北周有振旅及迎太白之制

按隋書禮儀志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旗物鼓鐸鉦鐃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於後表之中以集衆庶實明僊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陣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爲進止之節田之日於所萊之北建旗爲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既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既陣皆坐乃設驅逆騎有司表貉於陣前以太牢祭黃帝軒轅氏於待地爲壇建二旗列五

兵於坐側行三獻禮遂蒐田致禽以祭社仲夏教艾舍如振旅之陣遂以苗田如蒐法致禽以享酌仲秋教練兵如振旅之陣遂以獵田如蒐法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閱如振旅之陣遂以狩田如蒐法致禽以享燕孟秋迎太白候太白夕見於西方先見三日大司馬戒期遂建旗於陽武門外司空除壇兆有司薦毛血登歌奏昭夏在位者拜事畢出其中後十刻六軍士馬俱介胃集旗下左右武伯督十二帥嚴街侍臣文武俱介胃奉迎樂師撞黃鍾石五鐘皆應皇帝介胃警蹕以出如常儀而無鼓角出國門而戰祭至則舍於次太白未見五刻中外皆嚴皇帝就位六軍鼓譟行三獻之禮每獻鼓譟如初獻事訖燔燎賜胙畢鼓譟而還

明帝武成元年陳六軍迎太白於東方尋以吐谷渾寇邊遣大將受鉞於太廟討之

按北周書明帝本紀武成元年三月癸巳陳六軍帝親振甲胄迎太白於東方秦郡公直鎮蒲州吐谷渾寇邊庚戌遣大司馬博陵公賀蘭祥率衆討之

按隋書禮儀志周大將出征遣太祝以羊一祭所過名山大川明帝武成元年吐谷渾寇邊帝常服乘馬遣大司馬賀蘭祥於太廟之廟司憲奉鉞進授大將大將拜受以授從者禮畢出受甲兵

武帝保定二年御殿大射復講武於少陵原

按北周書武帝本紀保定二年冬十月辛亥帝御大武殿大射公卿列將皆會戊午講武於少陵原

天和六年冬十月壬寅上親率六軍講武於城南按北周書武帝本紀云云

建德元年十一月丙午上親率六軍講武城南按北周書武帝本紀云云

建德二年講武於城東復集諸軍大射

按北周書武帝本紀建德二年十一月辛巳帝親率大軍講武於城東秦未集諸軍都督以上五十人於道會苑大射帝親臨射宮大備軍容

宣政元年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十一月巳亥講武於道會苑帝親振甲胄

按北周書宣帝本紀云云

隋

隋制親征則類上帝宜社造廟發軔則載祭

按隋書禮儀志隋制親征則類上帝宜社造廟還禮亦如之將發軔則載祭其禮有司於國門外委土爲山象設埋炤有司刺羊陳俎豆駕將至委奠幣薦脯醢加羊於轅西首又奠酒解羊并饌埋於炤徧至太僕祭兩軹及軌前乃飲授爵遂轅轅上而行

高祖開皇八年伐陳告於太廟宜於太社

按隋書高祖本紀開皇八年冬十月甲子將伐陳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並爲行軍

元帥以伐陳十一月丁卯車駕餞師乙亥行幸定城陳師誓衆按禮儀志隋制皇太子親戎及大將出師則以殺鹿一豎鼓皆告社廟受斧鉞訖不得反宿於家開皇八年晉王廣將伐陳內史令李德林攝太尉告於太廟廟禮畢又命有司宜於太社

開皇九年陳平獻俘太廟行宜露布禮

按隋書高祖本紀開皇九年春正月陳國平四月乙巳三軍凱入獻俘於太廟按禮儀志開皇中詔太

常卿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禮及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驛上露布兵部奏請依新禮宣行承詔集百官四方客使等並赴廣陽門外服朝衣各依其列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宜訖拜蹈舞者三又拜郡縣亦同

開皇二十年晉王廣北伐行禡祭之禮

按隋書高祖本紀開皇二十年夏四月壬戌突厥犯塞以晉王廣爲行軍元帥擊破之按禮儀志開皇二十年太尉晉王廣北伐突厥四月己未次於河上禡祭軒轅黃帝以太牢制幣陳甲兵行三獻之禮煬帝大業三年行冬狩之禮

按隋書煬帝本紀不載按禮儀志隋制大射祭射侯於射所用少半軍人每年孟秋閱戎具仲冬教戰法及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啓民及西域東胡君長並來朝貢帝欲誇以甲兵之盛乃命有司陳多符之禮詔虞部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符二日兵部建旗於表所五里一旗分爲四十軍軍萬人騎五千匹前一曰諸將各帥其軍集於旗下

鳴鼓後至者斬詔四千道使並揚旗建節分申個令即雷軍所監獵布圍闊關南面方幘而前帝服紫袴褶黑介幘乘園豬車其飾如木轎重綯漫輪蛇龍繞轂漢東京函簿所謂獵車者也駕六黑駒太常陳鼓

節鑼簫角於帝左右各百二十百官戎服騎從鼓行入圍諸將並鼓行赴圍乃設驅逆騎千有二百開豬

停軔有司斂大綬王公以下皆整弓矢陳於駕前有司又斂小綬乃驅獸出過於帝前初驅過有司整御弓矢以前待詔再驅過備身將軍奉進弓矢三驅過

帝乃從禽鼓吹皆振坐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綬次王公發則抗小綬次諸將發射之無鼓驅逆之騎乃止然後三軍四夷百姓皆獵凡射獸自左腰而射之達於右隅爲上等達右耳本爲次等自左脾達於右脣爲下等擊獸相從不得盡殺已傷之獸不得重射又逆向人者不射其面出表者不逐之佃將止虞部建旗於圍內從駕之鼓及諸軍鼓皆振卒徒皆譟諸獲禽者獻於旗所致其左耳大獸公之以供宗廟使歸薦膳於京師小獸私之

煬帝大業七年詔伐高麗

按隋書煬帝本紀大業七年春二月壬午詔曰武有七德先之以安民政有六本興之以教義高麗高元虧失藩禮將欲問罪遠左恢宣勝略夏四月庚午至涿郡之臨朔宮 按禮儀志大業七年征遼東衆軍將發帝御臨朔宮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置一纛十隊爲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皆青絲連明光甲鐵具裝青纓拂建後狹狹旗第二團絳絲連朱甲鐵具裝赤纓拂建後狹狹旗第三團白絲連明光甲鐵具裝素纓拂建後狹狹旗第四團烏絲連元甲鐵具裝建纓拂建後狹狹旗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長鳴中鳴等各十八具柁鼓金鉦各二具後部鼓吹一部鑼二面鼙及笳各四具節鼓一面吳吹篳篥橫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又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每隊給青纛纛一第二團每隊給黃纛纛一第三團每隊給白纛纛一第四團每隊給赤纛纛一長梁楯弩及甲胄等各稱兵數受降使者一人給二馬

輜車一乘白獸轎及節各一騎吏三人車輻曰從十二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制戰陣則爲監軍軍將發候大角一通步卒第一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團出營南門南向陣第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北門北向陣四面圍營然後諸團嚴駕立大角三通則鼓吹俱振騎第一團引行隊間相去各十五步次第二團次前部鼓吹次弓矢一隊合二百騎建獸旗應梁二張大將在其下次誕馬二十四次大角次後部鼓吹第三團次第四團次受降使者次及輜重戎車散兵等亦有四團第一輜重出收東面陣分爲兩道夾以行第二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輜重出收西面陣夾以行第四輜重出收北面陣夾以行亞將領五百騎建騰豹旗殿軍後至營則第一團騎陣於東面第二團騎陣於南面鼓吹翊大將居中駐馬南向第三團騎陣於西面第四團騎陣於北面合爲方陣四團外向步卒翊輜重入於陣內以次安營營定四面陣者引騎入營亞將率驍騎遊奕督察其安營之制以車外布間設馬槍次施兵幕內安雜畜事畢大將亞將等各就牙帳其馬步隊與軍中散兵交爲兩番五日而代於是每日遣一軍發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二十四日續發而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互九百六十里天子六軍次發兩部前後先置又互八十里通諸道合三十軍互一千四十里諸軍各以帛爲帶長八尺五寸闊二寸題其軍號爲記都營內者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並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亦各題其軍號不得自言臺省王公已下至于兵丁厮隸悉以帛爲帶綴于衣領名

軍記帶諸軍並給幡數百有事使人交相去來者執以行不執幡而離本軍者化軍驗軍記帶知非部兵則所在斬之

唐

唐制天子親征類於上帝遣將則有司行事賊平則宣露布其講武狩田社射各有其儀

按唐書禮樂志皇帝親征幕嚴前期一日有司設御幄於太極殿南向文武羣官次於殿庭東西等異位重行北向乘黃令陳革輅以下車旗於庭其日未明諸衛勅所部列黃麾仗平明侍臣將帥從行之官皆平巾幘袴褶留守之官公服就次上水五刻侍中版奏請中嚴鉦鼓近仗列于庭三刻羣官就位侍臣詣閣奉迎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武弁御輿以出即御座典儀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中書令承旨敕百寮羣官出侍中跪奏禮畢皇帝入自東房侍臣從至閣乃類於昊天上帝前一日皇帝清齋於太極殿諸豫告之官侍臣軍將與在位者皆清齋一日其日皇帝服武弁乘革輅備大駕至於壇所其牲二及玉幣皆以蒼等以太尊山罍各一其獻一皇帝已飲福諸軍將升自東階立於神座前北向西上飲福受冊將軍之次在外壘南門之外道東西向北上其卽事之位在於縣南北面每等異位重行西上其奠玉帛進熟飲福望燎皆如南郊其宜於社造於廟皆各如其禮而一獻軍將飲福於太稷廟則皇考之室其凱旋則陳俘馘於廟南門之外軍實陳於其後其解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羣臣再拜以退而無所詔其餘皆如曩嚴若禡於所征之地則爲壇再重以熊席祀

軒轅氏兵部建兩旗於外境南門之外陳甲冑弓矢於神位之側植稍於其後尊以饗家山疊各二饌以特牲皇帝服武弁羣臣戎服三獻其接神者皆如常祀瘞而不燎其軍將之位如類其較於國門右校委土於國門外爲較又爲瘞炤於神位西北太祝布神位於較前南向太官令帥宰人刳羊郊社之屬設尊罍饌畢於神左俱右向置幣於尊所皇帝將至太祝立於疊洗東南西向再拜取幣進跪奠於神進饌者薦脯醢加羊於較西首太祝盥手洗爵酌酒進跪奠於神與少退北向立讀祝太祝再拜少頃帥齋郎奉幣爵酒饌宰人舉羊肆解之太祝并載埋於炤執尊者徹罍饌席駕至權停太祝以爵酌酒授太僕卿左併轡右受酒祭兩軼及軌前乃飲授爵駕轅轅而行其所過山川遺官告以一獻若遣將出征則皆有司行事賊平而宣露布其日守宮量設羣官次露布至兵部侍郎奉以奏聞承制集文武羣官客使於東朝堂各服其服奉禮設版位於其前近南文東武西重行北向又設客使之位設中書令位於羣臣之北南面吏部兵部贊羣官客使謁者引就位中書令受露布置於案令史二人絳公服對舉之以從中書令出就南面位持案者立於西南東面中書令取露布稱有制羣官客使皆再拜遂宣之又再拜舞蹈又再拜兵部尚書進受露布退復位兵部侍郎前受之中書令入羣官客使各還次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請講武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除地爲塲方一千二百步四出爲和門又爲步騎六軍營城左右廂各爲三軍北上中間相去三百步

立五表表間五十步爲二軍進止之節別塲地於北廂南向前三日尚舍奉御設大次于塲前一日講武將帥及士卒集於塲所建旗爲和門如方色都塲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旗鼓甲仗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大將披甲乘馬教習士衆少者在前列者在後其還則反之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勇者持鉦鼓刀楯爲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者爲後使習見旌旗金鼓之節旗臥則跪旗舉則起講武之日未明十刻而嚴五刻而甲步軍爲直陣以俟大將立旗鼓之下六軍各鼓十二鉦一大角四未明七刻鼓一嚴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五刻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文武官應從者先至文武官皆公服所司爲小駕二刻三嚴諸衛各督其隊與級戟以次入陳於殿庭皇帝乘輦輦至塲所兵部尚書介胄乘馬奉引入自北門至兩步軍之北南向黃門侍郎請降輦乃入大次兵部尚書停於東廂西向領軍減小駕騎士立于都塲之西周侍臣左右立於大次之前北上九品以上皆公服東西在侍臣之外十步所重行北上諸州使人及蕃客先集於北門外東方南方立於道東西方北方立於道西北上駕將至奉禮曰可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入次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引蕃客東方南方立於大次東北西方北方立於西北觀者立於都塲騎士仗外四周然後講武吹大角三通中軍將各以鞞令鼓二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諸帥果毅以上各集於其中軍左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諸軍將立於其南右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西東面諸軍將立於其南北面以

聽大將誓左右三軍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諸果毅各以誓詞告其所部遂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行及表擊鉦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驟及表乃止東軍一鼓舉青旗爲直陣西軍亦鼓舉白旗爲方陣以應次西軍鼓舉赤旗爲銳陣東軍亦鼓舉黑旗爲曲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黃旗爲圓陣西軍亦鼓舉青旗爲直陣以應次西軍鼓舉白旗爲方陣東軍亦鼓舉赤旗爲銳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黑旗爲曲陣西軍亦鼓舉黃旗爲圓陣以應凡陣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爲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爲勝敗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既已兩軍俱爲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從步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其初侍中跪奏請觀騎軍承制曰可二軍騎軍皆如步軍之法每陣各八騎挑戰五陣畢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振旅侍中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乃還皇帝符田之禮亦以仲冬前期兵部集衆庶修田法虞部表所田之野建旗於其後前一日諸將帥士集於旗下質明幣旗後至者罰兵部申田令遂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及夜布圍闕其南面駕至田所皇帝鼓行入圍鼓吹令以鼓六十陣於皇帝東南西南向六十陣於西南東南向皆乘馬各備簪角諸將皆鼓行圍乃設驅逆之騎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敕大緩以從諸公主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於前後所司之屬又敘

小緩以從乃驅獸出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飭弓矢以前再驅過有司奉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時抗大緩然後公主發抗小緩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獸自左而射之達於右隅爲上射達右耳本爲次射左脾達於右箭爲下射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重射不射其面不翦其毛凡出表者不逐之田將畢虞部建旗於田內乃雷擊駕鼓及諸將之鼓士從譟呼諸得禽獸獻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上者供宗廟次者供賓客下者充庖廚乃命有司饁獸于四郊以獸告至於廟社射前一日太樂令設官縣之樂鼓吹令設十二按於射殿之庭東面縣在東階東西面縣在西階西南北二縣及登歌廣開中央避射位張熊侯去殿九十步設之於侯西十步北十步設五福庭前少西布侍射者位於西階前東面北上布司馬位於侍射位之南東面布獲者位之東東面布侍射者射位於殿階下當前少西橫布南面侍射者弓矢俟於西門外陳賞物于東階下少東置罰豐于西階下少西設罰尊於西階南北以殿深設簋於尊西南肆寶簋加縣其日質明皇帝服武弁文武官俱公服典謁引入見樂作如元會之儀酒二偏侍中一人奏稱有司謹具請射侍中一人前承制退稱制曰可王公以下皆降文官立於東階下西面北上武官立於西階下於射之後東面北上持鉞隊羣立於兩邊千牛備身二人奉御弓及矢立于東階上西面執弓者在北又設站于執弓者之前又置御決拾箭於其上獲者持旌自乏南行當侯東行至侯負侯北面立侍

射者出西門外取弓矢兩手奉弓指乘矢帶入立於殿下射位西東面司馬奉弓自西階升當西階前南面揮弓命獲者以旌去侯西行十步北行至之止司馬降自西階復位千牛中郎一人奉決拾以箭千牛將軍奉弓千牛郎將奉矢進立於御榻東少南西向郎將跪奠箭於御榻前少東遂拂以巾取決典贊設決又跪取拾典贊設拾以箭退奠於站千牛將軍北面張弓以快順左右限上再下一西面左執附右執簫以進千牛郎將以巾拂矢進一一供御欲射協律郎舉麾先奏鼓吹及奏樂騶虞五節御及射第一矢與第六節相應第二矢與第七節相應以至九節協律郎偃麾樂止千牛將軍以矢行奏中曰獲下曰蓄上曰揚左曰左方右曰右方千牛將軍於御座東西面受弓退付千牛於東階上千牛郎將以箭受決拾奠於站侍射者進升射席北面立左旋東面張弓南面挾矢協律郎舉麾乃作樂不作鼓吹樂奏理首三節然後發矢若侍射者多則齊發第一發與第四節相應第二發與第五節相應以至七節協律郎偃麾樂止弓右旋東西弛弓如面立乃退復西階下立司馬升自西階自西楹前南面揮弓命取矢取矢者以御矢付千牛於東階下侍射者釋弓於位庭前北面東上有司奏請賞罰侍中稱制曰可有司立福之西東面監唱射矢取矢者各唱中者姓名中者立於東階下西面北上不中者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俱再拜有司於東階下以付賞物酌者於罰尊西東面跪奠爵於豐上中者進豐南北面跪取爵立飲卒爵奠豐下酌者北面跪取虛爵酌奠不中者以次繼飲

皆如初典謁引王公以下及侍射者皆庭前北面相對爲首再拜訖引出持鉞隊復位皇帝入奏樂警蹕有司以弓矢出中門外侍射者出若特射無侍射之人則不設幅不陳賞罰若燕遊小射則常服不陳樂縣不行會禮
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癸亥秦王世民俘薛仁果以獻
按唐書高祖本紀云云
按杜佑通典武德元年十一月秦王平薛仁果凱旋獻於太廟
武德四年東都平獻捷於太廟
按唐書高祖本紀武德四年五月壬戌秦王世民敗竇建德於虎牢執之七月甲子秦王世民俘王世充以獻
按杜佑通典武德四年七月秦王平東都被黃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以王世充寶建德及隋文物盤路獻捷於太廟
太宗貞觀四年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頡利可汗以獻
按唐書太宗本紀云云
按杜佑通典貞觀四年三月李靖俘頡利可汗獻捷於太廟
貞觀十四年俘高昌王行飲至禮
按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四年十二月丁酉侯君集俘高昌王以獻
按舊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四年十二月丁酉交河道旋師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執高昌王麴智盛

獻捷於觀德殿行飲至之禮

高宗末徽元年九月癸卯高俛倅突厥車鼻可汗以

按唐書高宗本紀云云

按杜佑通典末徽元年高俛執車鼻可汗獻於太廟

顯慶二年十一月乙巳獵於瀋南壬子講武於新鄭

按唐書高宗本紀云云

按杜佑通典顯慶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講武於瀋

水之南行三驅之禮上設次於尚書臺以觀之

顯慶五年正月甲子如并州三月乙酉講武于城西

按唐書高宗本紀云云

按杜佑通典顯慶五年三月八日又講武于并州城

北上御飛閣臨觀之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爲左軍左

右驍武等六衛左羽林騎士屬焉左武侯大將軍梁

建方爲右軍左右威領武侯等六衛右羽林騎士屬

焉一鼓而皆衆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爲曲直

圓銳之陣右爲方銳直圓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

騎進五合而復位許敬宗奏曰延師整而堅建方敢

而銳皆良將也上曰講閱者安不忘危之道也梁朝

衣冠甚盛人物亦多侯景以數千人渡江一朝瓦解

武不可驕人不可棄此之謂也

中宗嗣聖十六年_{即武后聖}王方慶疏請孟冬講武

以順天道從之

按唐書武后本紀不載按杜佑通典武后聖曆二

年欲以季冬講武有司延入孟春王方慶上疏曰謹

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

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

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稱兵兵者干戈甲冑之總名

兵金也金性尅木春盛德在水金氣以害盛德逆生

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按

蔡邕月令章句太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

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所傷者也太陰

干時雨雪而霜故傷首種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

陰故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雪霜損稼

宿麥不登無所收入也請至明年孟秋教習以順天

道從之

元宗開元元年十月癸卯講武于驪山

按唐書元宗本紀云云

按杜佑通典先天二年十月十二日講武于驪山之

下徵兵二十萬戈鋌金甲照耀天地列大陣于長川

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元宗親振戎服持大槍

立于陣前兵部尚書郭元振以虧失軍容坐于纛下

將斬之宰臣劉幽求張說跪于馬前諫曰元振羽戴

上皇有大功於國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伏願寬宥乃

捨之配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唐紹以草軍儀有失

斬之薛納爲左軍節度衆以元帥及禮官得罪諸節

部頗亦失序唯納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召納等

至軍門不得入禮舉特加慰勞_{先天二年即}

開元二十年五月倅奚契丹九月開元禮成定親征

及遣將諸儀

按唐書元宗本紀開元二十年正月乙卯信安郡王

祿爲河東河北道行軍副元帥以伐奚契丹五月戊

申忠王倅倅奚契丹以獻

按舊唐書元宗本紀開元二十年九月乙巳中書令

蕭嵩等奏上開元新禮一百五十卷制所司行用之

按開元禮皇帝親征類于上帝纂嚴前一日本司承

制宣攝內外諸司各隨職備辦尚舍奉御施御帳於

太極殿北壁下南向如常守宮設羣官文武次于東

西朝堂如常儀典儀設羣官位于殿庭文東武西每

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爲首乘黃令陳軍輅及玉輅

以下及車旗之屬如常未明一刻開諸宮門諸衛勒

所部列黃麾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其日平明

畱從之官悉集朝堂次侍臣服平巾幘袴褶其將帥

等及從行之官亦平巾袴褶畱守之官公服上水五

刻侍中版奏請中嚴鉞戟近仗以次列于殿庭上水

三刻通事舍人引羣官以次入就位諸侍臣俱詣闕

奉迎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武弁服御輿以出曲直

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即御座南向坐典儀唱再拜羣

臣在位者皆再拜訖中書令承旨勅百寮訖通事舍

人以次引羣官出侍中跪奏禮畢俛伏典皇帝降御

座乘輿入自東房侍中從至閣如常儀齋戒將告

有司卜日如別儀前一日皇帝清齋于太極殿諸應

告之官及羣官各使等各于所司及公館諸軍將各

於正寢俱清齋一宿若在營者齋于軍餘如郊祀儀

陳設前告三日陳設如巡狩告圓丘儀又設軍將

次于外壘南門外道東西向北上前二日設樂懸燎

壇羣官服位等並如告圓丘之儀又設軍將位于懸

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軍將門外位於南壘外

道東西向北上未明十五刻烹牲如常

蒼牲二一正座一配座禮烹牲於廚用黑牛二齋

郎以豆取毛血如常